

儿时看电影

小时候，看一场电影，就像赶赴饕餮盛宴。对于住在穷乡僻壤的农家孩子来说，县城就是氤氲神秘色彩的“远方”。小镇镇中心有一个电影院，但我从未进去过。只因它位于镇中学附近，当年上学路过远远地望了一眼，关于它的印象只是若有若无的存在——然而，露天电影却成为我以及许多农家孩子心目中永不消逝的记忆。

那时，一部电影在农村各个大队轮流放映。每到放电影那天，大人小孩像逢年过节般喜气洋洋，奔走相告。太阳正高，学校操场就挂起电影屏幕——四四方方的一块白帆布，被四根短绳固定在临时栽下的木杆上，像是一块白色的黑板——不仅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孩童，就是对我们学校的老师，“白色黑板”都是很大的诱惑。

刚放学不久，那些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，早已飞快跑回家，匆匆扒一碗饭，就扛着板凳或者小椅子赶到操场，早早占据好位置。我从学校回家须翻过一座小山，放学后我一路跑步回家，一边跑，一边回头眺望那方白布，生怕它突然间不翼而飞，直到它在视野中逐渐模糊，融入黄昏的苍茫。

待放电影师傅酒足饭饱来到放映机前，黑压压的人群早已覆盖整个操场。为了赶赴这一两个月才有一次的“文化盛会”，我们大队男女老少几乎倾巢出动；相邻大队的姑娘、小伙，还有半大孩子亦纷至沓来。银幕正面人潮汹涌，银幕背面也是人头攒动，有时甚至连操场两边路上都站满观众……那时电影是单机放映，情节正在惊心动魄处，突然银幕一片空白——一卷胶片放完，放映师傅需换片，才能继续观看。有时，或许因为师傅疏忽，尚未将前一天放过的胶片倒回来，放映一会儿突然发现不对劲——故事情节完全呈现“时光倒流”模式，全场突然爆发一阵开心的笑声。

我们还会跑到相邻大队去看电影，更多时候是跑到离家约有3公里远的一个“三线工

如烟往事

好好做饭

我家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。

家宴，是对平时好好做饭的一种检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家宴才是最好的待客方式。每年，我家都要邀请家人，或是朋友来做客，在家里以家宴招待客人。约好日子，提前两天，根据客人的人数和年龄，我和妻子会在一起商量宴客的菜单，冷热荤素总要搭配好，既要丰盛，也不能浪费。提前采买是关键的一步，有些食材不好，我和妻子会随时商量调整菜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妻主厨，我只在旁边帮点小忙。每当一桌精心准备的菜肴端出来，都会受到客人们的欢迎，这也是我们待客的诚意。每次家宴，都忙得够呛，但我们却非常开心，仿佛我和妻子合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般。

汪曾祺先生是喜欢做饭的人，而且他的手艺相当好，曾经在家里多次宴请来访的作家朋友，聂华苓、陈伯真都曾是他的座上宾。会做饭的汪先生，真是可爱。他有自己独创的塞肉回锅油条，这是汪先生引以为豪的事情。一个人能琢磨出一道颇有特色的创新菜，是值得骄傲的。汪先生的拿手菜还真不少，有煮干丝、干贝烧小萝卜、炒干巴菌。他对一些菜式会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还曾想过，要用做素菜煮豆腐的方法去试做已经失传的文思和尚豆腐，不知道最后做没做这道菜。汪先生热心，喜欢教朋友们做易学的拌菠菜，而且学做的人无不尝试成功，这是先生的得意事。汪先生喜欢在做好一桌菜后，点一支烟坐在沙发上，看家人品尝那一桌的美味，那一刻，老爷子应该是最幸福的。我喜欢那位爱做饭，会好好做饭，也特别会做饭的汪曾祺先生。

侄儿结婚以后，两个人基本上不在家里做饭，我的许多朋友也是不在家里做饭的，我在想，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？一个家庭，少了一点俗世的烟火气息，便仿佛生活少了些什么一样。好好地做一顿饭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多有意思啊。

买菜，既要应时应季，也要学会搭配，还要照顾到家人的喜好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刚开始买菜的时候，常遭妻子的奚落，不是说买得贵了，便是不够新鲜，或者说是搭配得不好。她还反问我，我们又不是小羊，总不能只吃菜叶子吧？我听了，觉得她说得也有一些道理，慢慢地便学会买菜了。即使只买两三样蔬菜，也会有叶菜类、果类、豆类，还有其他类型的菜。在蔬菜颜色的选择上，也尽量错开，不会只选绿色蔬菜，还会选一些红色、橙色、紫色，或是其他颜色的蔬菜。这样，做出来的菜，看上去既好看，在营养上也互为补充。在烹饪方法上还可以有些变化，凉拌、素油清炒、素菜荤炒，或是做汤都可以，这样

厂”——旭东厂去，那里隔三岔五放电影，而且也在露天放映，附近村民可以随便前往观看。即便因为“路远无轻担”不方便携带凳子，只能站着观看，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甘之如始。很多电影，诸如《南征北战》《英雄虎胆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大浪淘沙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小兵张嘎》……无不在记忆的长河掀起经久不息的浪花。

电影散场，月明星稀，我们乘兴而归，数百人浩浩荡荡的队伍，脚步铿锵有力，成为乡村夜晚独特的风景。

我六岁那年，跟随我小爹还有堂哥明娃子去旭东厂看电影。返回时，明娃子拉着我的手并排走，我看到小爹已经走远，遂奋力挣脱堂哥的拉扯，一阵风冲向前追赶小爹。结果却认错人，再回头也找不到堂哥。我迷路了，坐在路口号啕大哭……一个陌生的人，在我身边蹲下来，劝我别哭了，说是送我回家，然后询问我家在哪里、父母亲以及姑父舅舅的名字，我都一一回答。我父母，那人并不认识，但是碰巧认识我姑父与舅舅——他们都在离我们大队约四公里外的潭口水库出工。那人背起我，起初说要我到他们家，我哭闹着不答应，他温和地笑了：“那我把你送到潭口水库工地你姑父舅舅那里吧！”

我们赶到时，姑父杨正友和舅舅张金明还在吃晚饭，桌上有我家难得一见的炒鸡蛋和炒瘦肉。他们要我们一起吃，我毫不客气地饱餐一顿。姑父和舅舅喊那人“夏队长”。原来他是潭口水库附近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队长，也在水库工地出工。

第二天，小爹来到潭口水库工地，把我带回家。我父亲、二爹还有小爹，以旭东厂为圆心，四处奔走，找寻我一整夜。母亲守在家里，整夜未眠。

两年后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自从那次走失事件发生后，有好几年时间，母亲都不允许我晚上出门看电影，包括去本大队也不行。直到十岁以后，架不住我反复央求，也因为我年岁稍大逐渐懂事，母亲终于答应让我出门看电影。因为“一朝被蛇咬”，在七岁至十岁这段时间，母亲以因噎废食方式终止我少年时期稀缺珍贵的电影文化生活。

沧海桑田，现在虽有电影下乡，但观者寥寥。即使走进富丽堂皇的电影院，观看宽银幕大片，也难于唤回从前那样温馨而美好的感觉……

文化生活极其贫乏、抑或心灵极度单纯年代，一切文化现象，所有过往风物，给予我们心灵的强烈冲击与震撼，都会在记忆的年轮里刻下烙印，成为我们追溯从前的醒目标签。儿时的露天电影啊，从来不曾走远！

如烟火往事

章铜胜



在铜陵市郊区铜山镇南泉村西边，曾屹立着一座闻名遐迩的南泉寺。在当地村民的记忆里，它还有一个别样的称呼——南泉塔。这是因为寺庙早在清代就已惨遭破坏，仅存塔院，久而久之，人们便习惯性地以“南泉塔”称之。然而，命运多舛，在上世纪60年代“破四旧”的浪潮中，南泉塔也未能幸免，被全部拆毁，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的遗址，徒增后人的惋惜与慨叹。

南泉塔虽距村子仅有2华里路，可在我参加工作之前，竟从未踏足其遗址。不过，村子里的老人们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它的神奇故事，使我对这片神秘之地充满了好奇与遐想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进村担任通信员，时常前往北山组和南泉组送书信与通知。为抄近道，我偶尔会壮着胆子穿过南泉塔院。彼时所见，唯有一座被翠绿竹林环绕的南泉组草棚，竹林之中，隐隐约约能瞧见一人多高的石塔，有的甚至已被牛蹭痒撞倒在地。那里阴森的氛围令人心生畏惧，加之村里人传言，常有人看到碗口粗的蟒蛇出没守护塔基，所以我每次都是匆匆而过，不敢多作停留。

2001年，铜山矿宣传部方咸达老师筹备拍摄《寻找失落的古寺》电视专题，邀请我一同参与。借此机会，我有幸与他们一道，采访了已退休多年的老村长吴四义以及长辈吴秉星老人。谈及南泉寺，老人们的眼中满是神秘与敬畏，讲述了一段饶有趣味的传说。相传，在唐代一个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的冬日，整个南泉山被厚厚的白雪覆盖，宛如银装素裹的世界。金乔觉与舅舅沿江而下，途经南泉山。眼前的地形让他们眼前一亮，只见此处呈五朵莲花之态，又似五条巨龙环抱一颗龙珠，实乃

修心养性的绝佳佛地。金乔觉的舅舅心生一计，他将鞋子倒穿，踏上了上山的路。待金乔觉到达时，看到雪地上的脚印，误以为舅舅已从山上下来离去，便另行寻觅，最终在不远处找到形似“九龙成珠”的九华山定居。而舅舅则留在了南泉山，建起了南泉寺。正因如此，当地老百姓都称南泉寺祖师爷是九华山祖师的舅舅。这段民间传说，虽无法确认真伪，却从侧面反映出南泉寺历史的悠久，以及在当时颇高的声望，据传一度盖过九华山，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名寺。

南泉寺，坐落于唐时秋浦县（含池州市贵池区）的南泉山（现属铜陵市郊区铜山镇）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魏嵩山在其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中，虽未设“南泉山”辞条，却将“南泉寺”作为历史地名收录其中，足见南泉寺在中国宗教史上的显要地位。明朝嘉靖年间的《池州府志》对其记载颇为清晰：“南泉寺，在（府）城西南七十里南泉山，始建于唐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。大和七年宣城陆公亓诩（唐文宗）赐额‘南泉承恩寺’。”能获皇帝“赐额”，其在佛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。

南泉寺祖师普愿，乃唐时新郑（今河南新郑县）人，俗姓王，民间和佛门内多尊称其为“王老师”。普愿在母亲腹中时，其母便厌恶荤腥肉食。至德二年，年仅十岁的他，毅然跪地请求父母允许自己出家，那神情洒脱，仿佛已挣脱尘世的羁绊。随后，他投奔密县大隈山的大慧禅师受业。修行期间，他坚守



所见 周文静 摄

秋语(组诗)

胡巨勇

1

玉米分娩，稻浪翻金
波荷塘在秋雁的吟诵里
静美成一幅水墨丹青

有蝉歌助阵
苍茫天地间回荡着
一首悲秋词

2

没有预约。一场秋雨
先于我们到过故乡
从老屋到田园，一切
都擦拭一新

夜色如水
蛐蛐自弹自唱的乡土民谣
一半质朴清新
一半纯情浪漫

3

知了的咏叹调刚落幕后
纺织娘的小提琴
便登上了夜的舞台

南泉寺：传说与史载交织的禅林遗韵

苦行，心无旁骛，手脚磨出厚茧、冻裂冻伤，却从不顾惜自身，其坚韧的意志令师父大为惊异。大历十二年，三十岁的普愿前往嵩山会善寺，师从嵩律师受具足戒，潜心研习相部宗的旧有章法以及毗尼律典的篇章类聚之学。此后，他又游学于各大讲经场所，深入钻研《楞伽经》《华严经》，掌握中论、百论、门论、止观等学说的精髓，常常能在疏论之外领悟到更深奥的义理。在辩论中，他更是口若悬河，令对手难以招架，纷纷败下阵来。

普愿投于马祖道一门门下，在大家门下的八百多弟子中脱颖而出。每次参听马祖说法后，弟子们探讨师父言论时总会争论不休，而普愿一开口，便能一语中的，平息纷争，众人皆赞：“此人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”然而，此后他却收敛锋芒，变得沉默寡言，宛如不善言辞之人。有人试图叩问其禅机，他也坚决拒绝，丝毫不露破绽。直到有人暗中探寻到他偶尔显露的一丝禅机，才明白他并非无法法可讲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唐德宗贞元十一年（公元795年），年近五十的普愿离开马祖，来到南泉山。他在此填塞谷地，砍伐山木，亲力亲为建造佛寺。平旦里，他身着蓑衣，头戴笠帽，如同牧童放牧牛；为减轻社会施舍负担，他带领门徒弟子自力更生，砍除荆棘，烧荒种地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清修生活。三十年间，他从未下过南泉山，其所建寺院名为“南泉禅院”，他也因此被尊称为“南泉禅师”。

普愿严于律己，不扰百姓的高尚品行，不仅感动了社会各界，更震惊了佛门。地方政府官员和诸多士大夫对他敬仰有加，四方佛界门徒纷纷奔赴南泉山，居家修行的居士们也将南泉寺视为心中的圣地。一时间，普愿的门徒弟子多达九百余人，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他的老师马祖。由于普愿在南泉山和南泉寺潜心修行、传法数十年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“南泉精神”，人们也将普愿与

南泉视为一体。众多史书、地方志、佛门典籍，皆称普愿为“南泉普愿”，其传略也被记作“南泉传”。在晚唐时期，南泉禅寺盛极一时，声名远扬，成为中国农禅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禅院之一，江湖上更有“南泉庄”的美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泉禅寺还是禅茶的祖庭。禅茶的正式形成，以赵州禅师的“吃茶去”公案为标志。赵州禅师作为普愿禅师的高徒，其禅茶之法自然源自南泉。赵州禅师晚年住持河北赵县观音院（今柏林禅寺），而河北并不产茶。他曾在南泉跟随师父二十多年，亲身参与种茶、制茶、饮茶的全过程。南泉禅寺地处皖南产茶区，当代中国十大名茶中，安徽独占四种，且均产自皖南或皖西南。在普愿禅师创建的农禅中心南泉禅寺，茶叶的种植、制作和饮用早已备受重视。可以说，禅茶正是在此孕育而生，并通过赵州从谂禅师传播至四方。

普愿禅师提出的“平常心是道”思想，堪称“南泉精神”的核心所在，在佛界影响极为深远。这一思想简洁而深刻，一语道破了诸多关于“什么是道”的复杂理论的精髓。对于当代那些心为物役、随波逐流的人们而言，无疑是一剂抚慰心灵的良药，引导着后人不断学习、领悟其中的智慧。受此思想影响，附近的铜山人民思想得到极大解放，1997年，他们率先在全区破除封建旧思想的束缚，将延续千年的土葬习俗改为火葬，为周边地区的殡葬改革树立了榜样。

回顾往昔，身为南泉本地人，我竟对家乡如此重要的禅宗名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知之甚少，实在令人惭愧。如今，南泉禅寺已被铜陵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展望未来，南泉寺或可成为铜陵文旅融合的文化地标，让更多人通过这片禅林遗韵，触摸中国农禅文化的脉搏，感悟“行住坐卧皆是禅”的东方哲学。

中店铺被毁，亲人流离失所。“如今日子好了，可我每次踩在这些石板上，就会想起祖母的话——不要忘记。”“不要忘记。”这句话轻轻落下，却沉重地敲在心上。

游人之中，有的欢声笑语，有的拍照留念，也有人如我一般陷入沉思。历史对今天的人们，常常只是一块背景板，合影之后便被淡忘。但这些石板上的痕迹，却始终固执地提醒着过去的存在。

再往前走，有一处石板的修补痕迹特别明显，新旧石头相接，形成一道清晰的界线。这何尝不是时间的分界？旧石承载记忆，新石象征未来，二者拼合，正是完整的当下。

转角处，几个少年坐在石阶上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。他们嬉笑打闹，身下的石板却默默铭记着他们不曾经历的岁月。历史对于未亲历者，往往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；只有当它化为可触可感的实物，才能引起真切的共鸣。

这些青石板，正是历史的实物教材。它们不言不语，却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深刻地诉说着过去。

夜深了，游人渐少。灯火依旧明亮，却照不进石板缝隙里隐藏的往事。我独自站在街心，忽然感觉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在无声地讲述。它们讲述的不是宏大的历史，而是具体而微的个人记忆——那个被迫离家的商人、那个在炮火中失去亲人的孩子、那个眼睁睁看着祖业被毁的老人……

这些记忆的碎片，嵌在石板的凹痕里，等待每一个有心的人去发现。

离开时回望石板街，灯火阑珊处，仿佛有无数身影晃动。不知是今天的游人，还是昨天的魂灵。或许历史从未远离，它就蛰伏在我们脚下的石板中，沉默而固执地提醒着我们：有些事，不该遗忘。

青石板将继续被千万人行走，坑洼会继续被时光打磨，但这些痕迹已深深烙印在这条街上，也应烙印在每个来访者的心里。

石板街的记忆，不只属于石头，更属于人；不只关乎过去，也关乎未来。

